

冯骥才自述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

在做梦的季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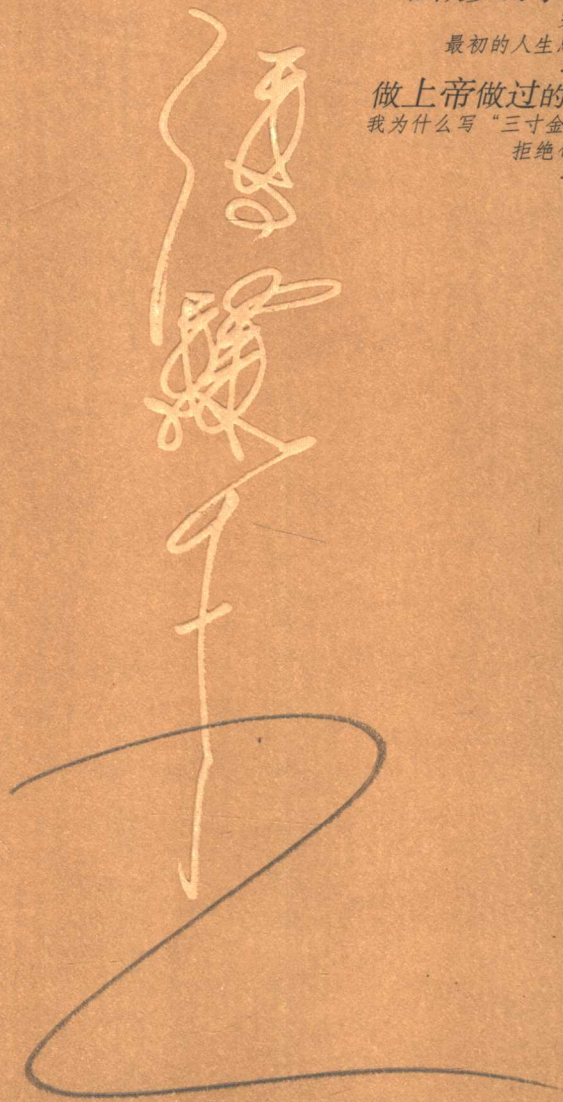
乡魂

最初的人生思索

做上帝做过的事

我为什么写“三寸金莲”

拒绝句号



大象出版社

K825.6/165
:15
2003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

冯骥才自述

李辉 主编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冯骥才自述/冯骥才著.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3. 9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李辉主编)

ISBN 7-5347-3061-9

I. 冯... II. 冯...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5887 号

冯骥才自述/大象人物自述文丛

主 编 李 辉

责任编辑 常 然 成 艳

责任校对 吴韶明

装帧设计 王翠云 但汉琼

出 版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

发 行 大象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0371-5726194)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22 千字

印 数 1—5 000 册

定 价 27.20 元

特别声明 本书文字及图片为著作权人所有,未经许可不得使用,违者必究

总序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

这是一套与“大象人物聚焦书系”颇为不同的丛书。

在“聚焦书系”中，被描述的人物是一个客观的对象，任由作者采取各自的立场和眼光来凝视，来扫描，然后用一种较为自由的方式来叙述。在这样的情形中，作者的主观色彩，不可避免地决定着叙述角度和叙述语言，于是，他所聚焦的人物，常常可能是他心中的“那一个”对象，而非人物的全部真实。加上丛书的篇幅所限，一个被描述人物的一生，他的丰富而多有变化的方方面面，远不能详尽地呈现出来。

如今，“大象人物自述文丛”将弥补这样的缺憾。在这个系列中，所选择的人物，不再是被他人聚焦扫描的对象，而是一个叙述的主角，向读者讲述自己的人生。与“聚焦书系”相比，它也许更让读者感到亲切。因为，它既可以当作个人化的历史读本，也可以成为教科书之外更有价值的文化读本。

这些年来，自传与回忆录的写作再也不是个别人的专利，更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危途。每个人，不管他从事何种职业，不管他遭遇过何种命运，只要愿意，他就可以拿起笔，记录自己经历的一切，为历史留下他那份见证。无疑，当大量的自传与回忆录相继问世的时候，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便会渐渐立体起来。“大象人物自述文丛”将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到这样一个历史回顾的行列。

“大象人物自述文丛”所选择的人物，将率先由文化界开始，然后渐渐向其他领域拓展，争取能以多年的努力，与“大象人物聚焦书系”一起，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尽可能地集中展现各界人士的人生轨迹和精神世界。

我始终相信，当真实的个人化记忆大量出现时，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才有可能更加接近于原状。



2002年8月8日，北京

◎在做梦的季节

乡魂·····	2
逛娘娘宫·····	6
空屋·····	20
捅马蜂窝·····	24
花脸·····	28
最初的人生思索·····	32
歪儿·····	37
快手刘·····	40
忆小人书·····	44
在早春的日子里·····	47
哦，中学时代·····	64
书桌·····	66
别了，告别梦境·····	73

◎面对转折

我的“三级跳”·····	76
面对人生的转折·····	82
我的“伯乐”·····	85
命运的驱使·····	91
砚农自语·····	96

我与故宫：深远的情缘·····	100
往事如“烟”·····	104
胸无成竹的快乐·····	108
一张旧照片·····	110
书架·····	112
书斋一日·····	115
父子应是忘年交·····	119
触摸岁月·····	122
时光·····	125
感觉·····	128
苦夏·····	131
鼻子的轶事·····	134
猫婆·····	137
致大海——为冰心送行而作·····	143
头上芦花·····	150
秋天的音乐·····	153

◎做上帝做过的事

我在做上帝做过的事·····	158
文学——我的人生追求·····	162
又苦又甜的终身劳役·····	164
我为什么写《三寸金莲》·····	166
我的创作体验·····	173
我写《一百个人的十年》·····	187
飞来的火种·····	190
小说的眼睛·····	196
傲徕峰的启示·····	204

把自己化为作品	210
寻找心的出路	212
我非画家	214
遵从生命	216
表白的快意	218
挽住我的老城	220
老街抢救纪实	225
不能拒绝的神圣使命	238
拒绝句号	246

在做梦的季节

在做梦的季节



乡魂

一

倘若你生长在故乡，那份乡情乡恋牵肠挂肚自不必说；倘若它只是你长辈的故土，你却出生在异地他乡，你对它的印象与情感都是从长辈那里间接获得的，这故乡对你又是怎样一种感觉？

数年前，我应邀与几位作家南下访游古迹名城，依主人安排，途经宁波一日。车子一入宁波，大家还在嘻哈交谈，我却默然不语，脸贴车窗，使劲张望着外边景物，急于想抓住什么，好跟心里的故乡勾挂一起。此时我才发现心里的故乡原是空空的。我对自己产生怀疑，面对祖父与父亲的出生地，为何毫无感应？

但它原先只是我的一个符号——籍贯呵。

2002年春天重返宁波，
心中盛满家乡人民的热情。

我不是“回”故乡，而是“来”故乡，第一次。为什么回到故乡，故乡反而没了？我渴望与故乡拥抱和共鸣，但我不知道与故乡的情感怎样接通。好似一张琴闲在那儿，谁来弹响？怎么弹响？

二

下车在街上走走，来往行人说的宁波话一入耳



朵，意外有种亲切感透入心怀，驱散了令我茫然的陌生。

我很笨，一直没从祖父和父亲那里学会宁波话。但这特有的乡音仿佛是经常挂在他们嘴边的家乡的民歌，伴随着我的童年与少年。那时，尤其是来串门看望祖父的爷爷奶奶们，大都用这种话与祖父交谈。父亲平时讲普通话，逢到此时便也用这种怪腔怪调加入谈话，好像故意不叫我听懂，气得我撅起小嘴抗议。那些老爷爷老奶奶们便说笑话逗我、哄我，但依然还说那种难懂的宁波话……这曾经叫我又气又恨的话，为什么此刻有如施魔法时的咒语，一下子把依稀往事、把不曾泯灭的旧情、把对祖父与父亲那些活生生的感觉，全都召唤回来，并逼真地、如画一般地复活了？

在天童寺，一位老法师为我们讲述这座古寺非凡的经历。他地道的宁波口音叫我如听阿拉伯语，全然不懂，我便有机会仔细去看这法师的仪容，竟然发现他与祖父的模样很像：布衣布袜，清瘦身子，慈眉善眼，尤其是光光的头顶中央有个微微隆起的尖儿。北方大汉剃了光头，见棱见角，又圆又平；宁波人歇顶后，头顶正中央便显露出这个尖儿来，青亮青亮，仿佛透着此地山水那种聪秀的灵气。我眯起眼睛再感觉一下，简直就是祖父坐在那里说话！

祖父喜欢用薄胎细瓷的小碟小碗吃饭。他晚年患糖尿病，吃米都必须先用铁锅炒过再煮。他从不叫我吃他的饭，因为炒过的米不香，也少了养分。宁波临海，吃起海鲜精熟老到。祖父吃清蒸江螺那一手真叫空前绝后，满满一勺入口，只在嘴里翻几翻，伴随着吱吱的吸吮声，再吐出来便都是玲珑精巧的江螺空壳了。每次吃江螺，不用我邀请，祖父总会令人惊叹又神气十足地表演一番。这绝招只有父亲吃鱼吐刺的本事可以媲美。然而，祖父，你如今在哪儿呢？我心头情感一涌，忽然睁开眼睛，想对老法师大叫一声：爷爷！

奇怪，祖父是在我十岁那年去世的，三十年过去了，什么原故使我要隔着岁月烟尘并如此动情地呼叫他呢？



1992年回宁波老家时，一位族姐送给我这两幅祖先的画像。经考证是明代冯家的先人。年年春节，我都要把祖先神像悬挂高堂，顶礼膜拜，表达虔敬。

是我走到故乡来了，还是故乡已然悄悄走进我的心中？

三

前两年，我去新加坡为“华人文艺营金狮文学奖”评奖。忽有十几位上了年纪的华人到宾馆来访，见面先送我一本文物，封面上大写一个“冯”字。原来都是此地冯氏宗亲会的成员。华人在海外谋生，身孤力单需要支持，便组织各种同乡同族的会，彼此依傍，守望相助。每每同乡同族人有了难题，便一齐合力解纷；若是同乡同族人有了成就，就视为共荣，同喜同贺。一位冯姓长者对我说：

“你是咱冯家的骄傲呵。”

此时我多么像在家人中间！

张张陌生的面孔埋藏着遥远的亲切。我在哪里曾经与他们相关相连？唐宋还是秦汉？我想起在黄河边望着它烟云漫漫、波光闪耀的来处，幻想着它万里之外那充满魅力的源头。同国、同乡、同肤、同姓，都有一种共同的源头感。有着共同源头的人，身上必定潜在着一个共同的生命密码，神秘地相牵。

我望见坐在侧面的一位老者清瘦、文弱、似曾相识的面孔，心有所动，问道：

“你家乡在哪儿？”

“宁波。”他一开口，便依然带着很重的乡音。

我听了，随即说：

“我们五百年前是一家，我老家也在宁波。”

他马上叫起来：“现在就是一家，我们好近呀！”随即急渴渴向我打听故乡的情形。

多亏我头年途经故乡，有点见闻，才不致窘于回答。他一边听我讲，一边忽而大发感慨：“全都不一样了，不一样了……”忽而冲动地站起来，手一指，叫着：“那是伯伯带我去捉鱼的地方！”然后逼我讲出更多细节，仿佛直要讲得往事重现才肯作罢。

在“冯氏重建家庙碑”前留影。冯氏为宁波慈城一大家族。由唐至清，竟有进士五十余人。站在碑前留影，以列祖列宗为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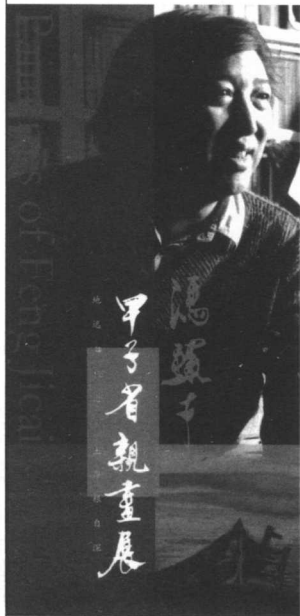
在“冯骥才甲子省亲画展”上，表达对故乡人的赤诚之情（2002年）。

我怕冷落了同座其他人，才要转换话题，那些人却笑眯眯摆手说：“不碍事，你再给他多讲讲吧……”

他们高兴这样旁听，直听得脸上全都散发出微醺的神气，好像与我的这位老乡分享着一种特殊的幸福，那便是得以慰藉的乡恋。

这老乡情不自禁把座椅一步步挪到我身前，面对面拼命问，使劲听。可惜我只在故乡停了一天，说不出更多见闻。但我发现，我随便扯些街道的名称、旧楼的式样、蔬菜的种类，他也都视如天国珍闻，引发他一串串更多的问题，以及感叹和惊叫。我更感到故乡伟大而神奇的力量。它像一块巨大的磁石，牢牢吸住一切属于它的人们，不管背离它多久多远。似乎愈远愈便愈感到它不可抗拒的引力……在我与这异国的华裔老乡分手之时，心中升起一分歉意。我想，我那次在故乡应该多住上几天，为了他，也为了我自己。

一九九一年四月 天津



2002年4月在宁波举办的“冯骥才甲子省亲画展”的请柬。

逛娘娘宫

我出生在三楼左边的房间里。当时这是一家私人医院——邓志恩产院。



小时候，像我们这些生长在天津的男孩子，只要听大人们一提到娘娘宫，心里仿佛有只小手抓得怪痒痒的。尤其大年前夕，娘娘宫一带是本地的年货市场，千家万户预备过年用的什么炮儿啦、灯儿啦、画儿啦、糕儿啦等等，差不多都是从哪里买到的。我猜想这些东西在那里准堆成一座座花花绿绿的小山似的。我多么盼望能去娘娘宫玩一玩！但一直没人带我去，大概那时我家好歹算个富户，不便出没于这种平民百姓的集聚之地。我有个姑表哥，他爸爸早歿，

妈妈有疯病，日子穷窘；他是个独眼——别看他独眼，他反而挺自在；他那仅剩下单独一只又小又细、用来看世界的右眼，却比我的一双黑黑的、正常的大眼睛视野更广，福气更大，行动也更自由——像什么钓鱼逮蟹、到鸟市上听说书、插棋、买小摊上便宜又好玩的糖稀吃等等，他样样能做，我却不能。对于世上的快乐与苦恼，大人和孩子的标准往往不同。大人们是属于

社会的，孩子们则属于大自然，这些话不必多说。就说我这独眼表哥吧，他不止一次去过娘娘宫，听他描绘娘娘宫的情景，看耍猴呀，抖空竹呀，逛炮市呀等等，再加上他口沫横飞、洋洋得意的神气，我都真有私逃出家、随他去一趟的念头。此刻饭菜不香，糖不甜，手边的玩具顷刻变得索然无味了。我的妈妈立刻猜到我的心事，笑眯眯对我说：“又惦着逛娘娘宫了吧！”

说也怪，我任何心事她都知道。



不满周岁的我，眼睛里对世界已充满问号。

二

我的姆妈是我的奶妈。

我娘生下我时，没有奶，便坐着胶皮车到估衣街的老妈店去找奶妈。我这奶妈是武清县落堡人，刚生过孩子，乡下连年闹灾荒没钱花，她就撇下自己正吃奶的孩子，下到天津卫来做奶妈。我娘一眼就瞧上了她，因为她在一群待用的奶妈中十分惹眼：个子高大，人又壮实，一双大脚，黑里透红、亮光光的一张脸，看上去“像个男人”，很健康。——这些情形都是后来听大人们说的。据说她的奶很足；我今天能长成一个一米九的大汉，大概就是受了她奶汁养育之故。

她姓赵。我小名叫“大弟”。依照天津此地的习惯，人们都叫她“大弟妈”，我叫她“妈妈”。

在我依稀还记得的童年的那些往事中，不知为什么，对她的印象要算最深了。几乎一闭眼，她那样子就能穿过厚厚的岁月的浓雾，清晰地显现在眼前：她是个尖头顶，扁长的大嘴，一头又黑又密的头发的女人，每天早上都对着一面小圆镜子，把头发放开，篦过之后，涂上好闻的刨花油，再重新挽到后颈，卷成一个乌黑油亮、像个大烧饼似的大抓髻，外边套上黑线网；只在两鬓各留一绺头发，垂在耳前，这是河北武清那边妇女习惯的发型。她的脸可真黑，嘴唇发白。而且在脸色的对比下显得分外的白。大概这是她爱喝醋的缘故。人们都说醋吃多了，就会脸黑唇白。她可真能喝醋！每吃饭，必喝一大碗醋，有时菜也不吃，一碗饭加一碗醋，吃得又香又快。她

我的思想如小鸟，啄破蛋壳，一只只腾上阔大光亮的天空。

为什么这样爱吃醋呢？有一次，我见她吃喝正香，嘴唇咂咂直吃，不觉嘴里发馋，非向她要醋喝不可，她把醋碗递给我，叫我抿一小口，我却像她那样喝了一大口。天哪！真是酸死我了。从此，我一看她吃饭，听到她吮咂着唇上醋汁的声音，立即觉得两腮都收紧了。

再有，便是她上楼的脚步异乎寻常的轻快。她带着我住在三楼的顶间，每天楼上楼下不知要跑多少趟，很少歇憩，似有无穷精力。如果她下楼去拿点什么，几乎一转眼就回到楼上。直到现在，我还没有遇见过第二个人把上下楼全然不当做一回事呢。

那时，我并不常见自己的父母，他们整天忙于应酬，常常在外串门吃饭。只是在晚间回来时，偶尔招呼她把我抱下楼看看，逗逗，玩玩，再给她抱上楼。我自生来日日夜夜都是跟随着她。据说，本来她打算我断了奶，就回乡下去。但她一直没有回去，只是年年秋后回去看看，住上十天半个月就回来。每次回来都给我带了一些使我醉心的东西，像装在草棍编的小笼子里的蛐蛐啦，金黄色的小葫芦啦，村上卖的花脸和用麻秆做柄的大刀啦……她一走，我就哭，整天想她；她呢，每次都是提前赶回来，好像她的家不在乡下，而在我家这里。在我那冥顽无知稚气的脑袋里，哪里想得到她留在我家，全然是为了我。

我在家排行第三，上边是两个姐姐，我却算做长子。每当我 and 姐姐们发生争执，她总是明显地、气冲冲地偏袒于我。有人说她“以为照看人家的长子就神气了”，或是说她这样做是“为了巴结主户”。她不以为然，我更不懂得这种家庭间无聊的闲话。我是在她怀抱里长大的。她把我当做自己亲生孩子那样疼爱，甚至溺爱；我从她身上感受到的气息反比自己的生母更为亲切。

每每夏日夜晚，她就斜卧在我身旁，脱了外边的褂子，露出一个大红布的绣着彩色的花朵和叶子的三角形兜肚儿，上端有一条银亮的链子挂在颈上。这时她便给我讲起故事来，像什么《傻子学话》、《狼吃小孩》、《烧火丫头杨排风》等等。这些故事不知讲了多少遍，不知为什么每听起来依然津津有味。她一边讲，一边慢慢摇着一把大蒲扇，把风儿一下一下地凉凉快快扇在我身上。伏天里，她常常这样扇一夜，直到我早晨醒来，见她眼睛困倦难张，手里攥着蒲扇，

下意识地、一歪一斜地、停停住住地摇着……

如果没有下边的事，对于一个八岁的孩子，所能记得的那时某一个人的事情也只能这些了。但下边的事使我记得更清楚，始终忘不了。

一年的年根底下，厨房一角的灶王龕里早就点亮香烛，供上又甜又脆、粘着绿色蜡纸叶子的糖瓜；这时，大年穿戴的新装全都试过，房子也打扫过了，玻璃擦得好像都看不见了。里里外外，亮亮堂堂。大门口贴上一副印着披甲戴盔、横眉立目的古代大将的画纸，姆妈告诉我那是“门神”，有他俩把住大门，大鬼小鬼进不来。楼里所有的门板上都贴上“福”字，连垃圾箱和水缸也都贴了，不过是倒着贴的，借着“到”和“倒”的谐音，以示“福气到了”之意。这期间，楼梯底下摆一口大缸，我和姐姐偷偷掀开盖儿一看，全是白面馒头、糖三角、豆馅包和枣卷儿，上边用大料蘸着品红色点个花儿，再有便是左邻右舍用大锅烧炖年菜的香味，不知从哪里一阵阵悄悄飞来，钻入鼻孔；还有些性急的孩子等不及大年来到，就提早放起鞭炮来。一年一度迷人的年意，使人又一次深深地又畅快地感到了。

独眼表哥来了。他刚去过娘娘宫，带来一包俗名叫“地耗子”的土烟火送给我。这种“地耗子”只要点着，就“哧哧”地满地飞转，弄不好会钻进袖筒里去。他告诉我这“地耗子”在娘娘宫的炮市上不过是寻常之物，据说那儿的鞭炮烟火至少有上百种。我听了，再也止不住要去娘娘宫一看的愿望，便去磨我的姆妈。

我推开门，谁料她正撩起衣角抹泪。她每次回乡下之前都这样抹泪，难道她要回乡下去？不对，她每次总是大秋过后才回去呀！

她一看见我，忙用手背抹干眼角，抽抽鼻子，露出笑容，说：

姥姥傅芷棠（1890-1962年）抱着我。姥姥才学很好。我最爱听姥姥讲的历史故事。

